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 范秉

檢討

臣 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潘庭筠

謄錄監生

臣 胡金芝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

藝文書啓

唐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
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富
庶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
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
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
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
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
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
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
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

問其實則貧者固免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苦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傭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
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
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
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
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
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
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

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惟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

答戶部崔侍郎書

白居易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且永康寧
喜與忝會并別觀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
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
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
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
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
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概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

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顚合散增減耳如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

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並自安也

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
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
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
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
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
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惓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閣風吹雨入船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湍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

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
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
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
為牆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
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
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
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
奉報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

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
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
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
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
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
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代書

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已還儒風縣縣相續不絕貞元

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
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
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
著翼孟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
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
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一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
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省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
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
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祇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
得以書導志軻惟頗魯祖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
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
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
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於徇已者之論是私已於有司
非公有司於已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
代業儒為農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
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故處邊

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夸畚築之後雖震風淩雨亦不廢力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牕下日與古人磨礪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

者之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寧
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
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
三則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則矣伏荷閣下以
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姍妍輕重之分咸希一
定俾退者無屈詞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慰四輩之
望而已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已哉軻
也其生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

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宋

寄上富樞密書

李覲

慶厯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覲謹西望再拜
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閣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
支王業屬在賢人沉樞密擎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
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

也觀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入歲當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財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

東南謂為怯弱而不知為官軍則怯為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小有材力自己別營衣食安肯湮墨而就拘哉惟無聊之人填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

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不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戒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塹其前西師北敵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閱人為弓手鄉閭之內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

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上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其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為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

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為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輒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凌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患失於撫循姦回矯詔卒然起發因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閨自為蜚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惟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恃武藝而已

哉先在治其心次乃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
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
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
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
守郡監兵職為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
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

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答人數十猶顧
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
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宣毅土軍聚之已久誠不
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尤無用者降隸於廂既
減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
駐泊離其黨則無構釁之姦去其鄉則為興發之漸假
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
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

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郡宜命大臣為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罷羸

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為世賢
輔解絃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
誰過歟觀自惟迂闊之流實無榮祿之望但恨養生之
地僻在一方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嘗恐小才為累
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
食弗遑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
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
之議毆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觀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

多矣所著慶厯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觀覽
仰犯鈞台豈勝慚懼覲再拜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陽修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其勤豈勝媿
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
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
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
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為漢

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
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
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
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
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
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鄉侯
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
樂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君

曾氏出於鄆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鄆子
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鄆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
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
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正者
山州無文字尋究幸察

謝洪帥大監

孔平仲

某賦性之愚筮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寬明
曲賜假借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恩不

勝感激士重知己何以報償間違榮戟之嚴衝冒波濤
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譴誅然甚惶恐恭惟某
官抱器閎富逢辰穆清累更中外之繁夙著聲實之美
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穰談笑以治衆
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朝之榮倚席可俟
方春云暮于氣極暄更祈順序養安慰人屬望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

山驚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
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
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哀公之墳域荒蕪
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
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
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泣
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
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

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採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

干冒高明不勝載越

與靖安范令

舒邦佐

奉詔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聞父
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鳧某官玉壺
寒冰銅盤甘露價重青錢白壁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
躔揚標宦海愛古人之馴雉試大手於割雞今者莅官
艱哉為邑州家索錢急如星火縣庭為政安取絃歌古
道難行旁觀太息竊觀今元帥龔黃復出則知新令尹

卓魯何難三異朝聞十行夕下鼻祖會攬澄清之轡耳孫
當繼烜赫之聲某辭滿有期參拜不日事大夫之賢者
又何假於薤規有先人之敝廬願少須於棠蔭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於南國次對之
貴又峻陟於西清匪瞻上衷曷哀異數竊以久任之法
往昔非無寇君願借於一年止為請留而少駐黃霸雖
稱於八載蓋亦既去而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

至一命再命而三命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
之三千早結宸旒徧儀朝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
封駁瑣闥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自作南
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默行於几席民自得於
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為邦而固本分毫之罪不貸思
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曰
召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為大才而少屈擢
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既以慰其戀闕之思又以

寵其殿邦之績只恐繭絲保障難留舟楫鹽梅即聽賜
環靡容卧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於山
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幘幪之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
有盡而意無窮望滕閣之鷺飛難陪客從附衡陽之鴈
去敢以書先

與吉州守王弱翁啓

楊萬里

一麾出守五馬南來威惠先庚不待賢使君之三令吏
民旁午載欣郡博士之重臨無勞施為請若寧一恭惟

判府寺丞剛大以直之氣魁壘絕俗之材當其在布衣之中名滿三學及其立朝端之右望傾一時亟哉農政之繁偉矣風稜之峻君子所恃以為砥柱小人所憚以為肅霜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孰知上意似厚江西擇兩禁論思之英于宣師閫至一道採訪之使特起儒先復委勝流作鎮吾郡雲飛川泳將見諸賢意氣之協同雨卧風餐側聽百姓咏歌之和樂又恐有先一州之怨當不免選諸表之求某請外天從歸田日

逼就荒三徑喜淵明松菊之猶存願受一廛效許子衣冠之自織杼賤不腆遣騎以聞

回筠州交代俞守寺正啓

踏鳳沼之瓊瑤舊綴鸛鸞之末裂劍池之菡萏新分符竹之餘矧辱從於大小籍咸之游茲復託於前後趙張之契此其情誼之不淺豈俟聲盡而復明恭惟交代判府寺正人門之懿兩隆學政之源一致懷連城而佩明月中函珠玉之輝提干將而運青萍外迎犀兕之解蚤

橫翔于九棘屢決讞於二桃草綠園扉星沈貫索至今
藉甚談者韙之作江西道院之主人佳政自是其餘事
侍天上玉皇之香案紬書即趣于遄歸某倦飛作癡幽
討成僻摧隤病鶴出樊籠而未能摩挲曉猿幸蕙帳之
無恙何上恩之優渥畀近郡之便安圍棋而燒煥衣如
故人之尚爾折梅而寄驛使婉芳訊之先焉敢拜重勤
願言多謝

筠州到任謝周右相啓

天上仙山既收朝蹟江西道院復畀使藩未容卒歲之
淹已趣班春之早伏念某山林野性筆硯苦心作賦非
工敢自許同時司馬草元何用焉知有後世子雲當聖
賢相逢之辰在英俊並游之列紛十年其奔奏耿再命
以來歸或甚之以繞月之鳥或怵之以遇風之鷁彼意
非惡此愚不移居亡幾何又復妄發顧於婚嫁之後咄
咄逼人乞收江海之塵匆匆就道方返舍而稅駕將息
交以絕游平章溪山檢校松菊忽戍瓜之接近戒行李

於斯須求閒得忙暫靜復動自無仙骨非關羞簿於蓬
萊猶假守符來酌清泠於丹井服之無數揆厥所元茲
蓋伏遇丞相盛德格於皇天孤忠貫乎白日所期相業
至周召而乃流豈俾吾君為堯舜而弗克旁招諸彥同
底隆平有如木彊亦在匠斲某敢不策其後倦勵乃既
愆於斯何先願賦豈弟宜民之雅以報其上庶幾中和
樂職之詩

與新吉守劉伯協

恭審涓選岳牧保釐藩維偉然斗南一狄之英大名垂
於宇宙倬彼江右三劉之裔茂閥冠乎雲霄不待見而
識耿介拔俗之標望其來而起中和樂職之頌恭惟判
府大中經天潛地之學挈國濟民之謨汭子政子駿之
淵源海同川會續公是公非之光豔電拆霜開播柳山
之最聲為湘江之表選繫我枌榆之社為今鄒魯之邦
鵠袍萬人來游泮水台星三點下燭平泉疇咨可續之
賢宅乃承流之帥良二千石後稱西京循吏之遺風連

一萬艘前借東坡送行之佳句小漱白鷺青原之芳潤
竚登紫荷玉笋之班聯某久挂雙纓將撰二屨扶杖聽
詔即望見於葱珩當戶抱兒敢忘規於薤本

答饒州蔡通判

朱熹

一麾出守迹濫厠於九賢同官為僚治實資於半刺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恭惟某官世襲衣冠家傳詩禮學古
然後入政修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
得展龐統騏驎之足貳番君山水之邦靡行終更即膺

迅擢某誤被宸命濫持郡符雅聞別乘之賢喜見天書
之面通家自今日行登元禮之門異才非王孫誤倒蔡
邕之屣

西原崔嘉彥二首

昨日裴徊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暮遂東走楞伽折桂
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
屋仰勤神用方丈窗牖只於兩旁為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

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為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與黃商伯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千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文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為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為力也書辦乞以公

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為之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隳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為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桌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即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亦

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呂伯恭三首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網紀為民整頓一二久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

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
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
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
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
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
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為落筆却懇韓丈借
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
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

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咏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
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
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為
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躡籍
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蹣跼於此如坐針氈之上也
相見煩為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
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
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

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
鴈門之跼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
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
萬加愛為禱不宣

近得子約書知己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
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
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前請
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為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

得之不惟為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
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
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
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
名卧龍有小庵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
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
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

白鹿書院承為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

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人士蒙益
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
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為對又有雜刻數
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人亟行
不暇也

與曾致虛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
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為像設只依開元禮臨

祭設席最為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為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謂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間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為無據也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懶書史之外酷好

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為吏廬阜之下其丘林
泉石號為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
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樾茂美尤有幽
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
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
省矣因竊妄意以為朝廷儻欲復修廢宮以闡祖宗崇
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
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

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靡耗顧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之以寬之

與錢伯同二首

陸九淵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

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

哉祠宇隳敗為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居山逾一甲子並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

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
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
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
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兩岸有蟠松怪石却
畧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
詠歌共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
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
吾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
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
對敷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
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
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
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颺然
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

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
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
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佳處與玉淵卧
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
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
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
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
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鵲湖然猶

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
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
每日悵惘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迴翔仕途繫驥百里下
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
未厭道途之傳寢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
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

耶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
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
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
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
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貢諛獻佞以蒙執事大抵吏胥
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為官其實為私官未有一二而私
獲八九矣此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宮雉服食燕設
擬於貴近非腴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顧執事深察其姦

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
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
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聞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
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
薦其愚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向來
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

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考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向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

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斛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剋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

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
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畝自當
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
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
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其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
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
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蓋
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米皆可恥乎官吏日以

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
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
國脉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
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
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
不為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
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

足以振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

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挹箕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徧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

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寢不如舊民日益貧俗
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
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
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
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
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
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
輸萬緡股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

漑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屢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

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
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
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
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
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
官獨足為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
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
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

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問倉臺守倅皆賢有所

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
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
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
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
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
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

惜之聞去冬不願著足闢藍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非
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
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
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
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
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
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
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

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
所為馬祖者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
瑩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
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
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於其東
山間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
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
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

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
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
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
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
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後諸張實欣助
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為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
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
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

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汨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繡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

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
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
祖菴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
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
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
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
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
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

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夸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烟靄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校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王炎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郡把麾遂藉二天之大庇敬裁奏計仰告戍期某官今士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溫厚外示德人之容山水清明內潛君子之智三異仁孚於衆志十奇聲徹於宸聰望實浸高眷知彌篤看提泉貨專屬星輶總一道以鑄山運一鞭而滿地但見阜通於九府不煩分隸於三官佇訖外庸即登近侍炎分憂所寄志雖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

在望欣懼交懷仰藉忭懽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儆策庶
無戾於官箴

回袁州曹守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
拜賜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才
穎秀深識疏通剴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刃無缺折發奸
摘伏照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授魚書於
湓浦治聲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

左宜春之奧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
舊披霧末由魯析相聞幸依仁之孔邇卽雲有爛感陳
誼之甚高喜愧俱深編摩莫寫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
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
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
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

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
相救內弊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
減舊所以扶舊舊於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
揉而為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遲之數月二百之
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即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
食淡者江西湖南為甚然救得楮弊則暫時之害勿問
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
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

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為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此見違禁者魚貫於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為弭爭之道私贖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鈞汗以為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賣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幹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

西早禾僅爾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為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為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

文天祥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拏魁堯咨為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祁遜宋郊之榜韓家閥閱吳氏簪

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
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氈墨不十歲
而七劉或踵接於童科或肩摩於胄監輝煌簡冊雜還衣
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
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鼯才長縮蚓故家喬木
借秭歸舊峽之陰宦錄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
榜帖久寒石室青氈閱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
前人之弓冶勉為今日之箕裘有嚴君焉唾棄萬年之

謫味難為弟者並言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
切磋琢磨之地晨窗花露滴乾硯眼之鵲夜帳木油剔
盡案頭之蠹以孝弟忠信為實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
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
即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孫之蘆白屨
選屨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遂令伯氏吹埙仲氏吹
篪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鷓鴣伏未遂雄飛適槐
栗之標黃偕棣華而拈采擲番骰子同拏喝六之筭寄鸞

起弓絃共上中紅之塚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平
白解嘲揶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
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
進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
可擎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
鍾於雜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
實則潁川之黃霸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
春風燕寢樂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

撫清人戢攘釵之橫蘖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楮雪以牋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赭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已未上皇帝書畧

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

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敵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敵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

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
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
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
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
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
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
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
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

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為莫若立一鎮於吉而

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
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
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為去者令注
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
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
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
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
丁以為兵彼一州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為之

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
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
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
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
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為
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
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
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為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

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諸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

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卻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

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
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
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
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
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
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
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
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

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為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汙汙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為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

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
吳懦大冠逢掖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
氣惶惶已移照鄰次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
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嘗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
亦此類也凋瘵頽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為而開繁破劇
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為邑得之朋友見謂
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
人為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為之定制立數求

為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諭朝廷
為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樁積賑我廬陵而賢太
守敬恭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
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
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
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

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閭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最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

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
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
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
諭諸宰此事令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
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
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
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
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

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
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
若有管見憑恃寬賞又得稟陳

上吉守范計院啓

姚鏞

勢難養寇甘懼專殺之辜事有從權迄被至公之貸本非
得已夫復何尤伏念某謾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
草必使其絕根焉治民猶牧羊豈容有敗羣者矧此萬
安之邑控於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為巨蠹人不堪命

莫保室廬之安天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蔓
恐難圖遂行國人皆曰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問
彼何人者欲有利耶詭捷報於郵筒飛謗書於牆壁大府
從而深詰微蹤因以自明向令天地之可誣寧免春秋
之責備茲蓋伏過心知任理治豈求名以善變而酌事
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民之過念其務除民害固能用
法如平時知某非貪天功斷不殲人以無罪誨之山判
賜以海涵某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長

焉有貳心為下而亂則刑更當三訊

元

復崇仁申縣尹書

吳澄

澄跼伏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
旱之誠心然縣宰為百里諸侯所祭者境內山川先儒
嘗論禱雨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今都不
理會却去土木人身上討雨土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
俗之蔽政在乎此至若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國君臣

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循習至今不改良可嘆恨青
詞之類皆矯誣僭亂之辭適足以獲罪於天豈足以感
格哉若欲致禱當用祭文於山川之神罪已哀籲庶乎
其可今錄韓昌黎袁州禱雨三篇為格式宰公所
惠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此而已張令史言宰公所
見乃與鄙見畧同謹此以復來施伏惟照察

與許左丞書

恭惟先文正吾道之宗家學淵源今獲展布遠方賤士

亦復竊被餘光至幸至幸澄尸位三年多僅鉅公過愛
惜年齒逾邁疾病侵加雖欲久客京華而莫可還家治
藥扶護哀齡庶或緩死以觀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
留已去之後荷公朝錫予此聖天子賢宰相衆大臣優
老禮賢之大德施非其人豈所敢當澄既非勲舊又無
勞績一旦濫叨重賜為之慙忤驚悸是用攄誠懇辭伏
惟寅恭同協肯為轉旋使澄於心得安免致踰分愆義
榮莫大焉相公以先文正之心為心而澄亦願以先文

正之學為學辭受貴乎合宜庸敢奉白區區之私竊冀
垂察相望遙遠惟為國愛重是祈不備

明

與清江葉令書

練子寧

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
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於消禍救
寃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饑寒禮樂生於富足夫惟
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

曩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於妖怪之說而冀免於禍災其終也剽掠攻劫而為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草薶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之間盛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之責與僕不幸居于此土而人食天子之祿以為王臣其可忽於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僕之

責也聽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為執事計者無他焉
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喻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
之所由然後嚴責各鄉里甲使之更相督察以去夫奸
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諸司各于
所隸廉捕苟得其實許諸色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
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
克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開示之則奸猾破膽而
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浸始於涓滴燎原之烈延于細微

杜漸之不可不早也執事其亦少加意焉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羅倫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每欲投劾去邵
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
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
却埽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
而弗答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

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

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
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
無藝乃以官作民鬻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況里
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
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吾見
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
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罄者無差不至
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

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
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
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
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賂於糧里已賂
虛糧已賂鹽糧又賂中戶賂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
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
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
千五百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為

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為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與蘇伯誠

楊廉

執事為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

中見傑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為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燾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

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燾陳宓講乾坤二卦於
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李燾字敬子建昌人郡守
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
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為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
熹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傳陳宓字師
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
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其畧如此冀執事更考而并
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復江右藩憲諸公

陳憲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殊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嗚呼

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地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
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
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沒至今垂四百
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
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此不宜謀
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
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餒其行愈肆其文落寞
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

至而已其所求於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
自信而不可得況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
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
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
舟不濡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
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
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
兼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
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
遷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
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張學諭書

費宏

吾鉛昔有羣賢堂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
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

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又從而俎豆之其詳具於邑志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自狀元劉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辛公祐龔公敷及傳長者顏韓孝廉洙申孝子世寧太守胡公濟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某嘗恨之鉛為縣幾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耶某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劄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

欲延之家塾為諸子師範子融不知為本邑何許人既為晦翁所重則其人必賢者也然吾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於大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而已然則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在何時而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某每病之蓋世多中人其特立獨行者千百中不能一二惟上之人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崇重而表揚之則人有所慕其可導而上下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為君子之

歸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
署縣教拳拳以尊賢善俗為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鄉
賢者沒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彼其好修自
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為心也由是鄉人子弟知為善
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吾鉛之缺
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鉛之多賢亦將賴先生與王
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鉛之所祀僅十人
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愧者願博采而增

入之勿患其人之多使所舉不公而有愧於俎豆則一人濫入已足為此祠之病使所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立祠示教在於至公欲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固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遺焉亦非公也某方幸茲舉為一時之盛典而輒慮賢者之或見遺故以此告於先生惟裁之不備

與劉進賢書

向年執事在德興聞聽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

評道義已竊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
今之俗吏可及矣既而更治大邑雖為進賢之民喜而
奪此與彼亦不能不為德興之民恨乃今事變忽起貴
治適在疆域之內達道之衝實為省東要害豈非天佑
斯人陰牖當道之衷而預以賢者處茲要地耶茲豈偶
然之故耶生初聞難作慮其放兵四掠日夜西望惟恐
烟塵之近寢食幾廢且將為遷避之謀三四日前人士
從西來者盛傳執事方且獎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

者擒戮無遺誠所謂聽於下風而竊自增氣者執事以
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然為一方忠義之倡蓋與古之
柳公權顏頤下上而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之內
顧巢穴不敢揚帆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朝廷
養士皆如執事則淮南之謀自寢而今日之變可無矣
僕恨相去隔遠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嚮往之誠
匪朝伊夕聞反賊之兵入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
甚沮果爾則亡在旬日況人知逆順皆有擊鼓荷戈之

志執事與馬餘干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率之直搗城
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報天子耶若拘常守故
必待王師之至則事久或變況客兵四集煩費騷然民
之受害益甚矣往年安化王謀叛不數日仇鉞鄭鄉安
國等相與聚謀擒其黨何錦丁廣周昂而寘鐫遂就縛
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
又儒先明訓執事幸圖之都憲陽明王公亦調兵四集
矣借箸前籌以為忠義之助僕雖駑怯固不憚於一行

也人回無任見教幸甚

賀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啓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削平大難幘幪所托慶慰尤深竊
以漢得周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立乃成淮蔡
之勲蓋遭變知權斯不昧被髮纓冠之義當幾能斷乃
不失乘墉射隼之時惟此逆藩久蓄異志望迷四海但
知蛙井之為尊夢繞九天詎意虎關之難叩險如鬼蜮
暴甚豺狼窩賊兵以劫齊民或舉室盡遭其屠戮散舶

貨以漁厚利至傾家未厭於誅求視人命如草菅漸干
侵乎國柄當此承平之世忽興反叛之謀戕害大臣脅
拘方面傳偽榜以動搖宗室肆醜詆以訕侮朝廷皆臣
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憤怒揚帆東下欲首犯於留
都返旆西歸尚思據乎舊穴惡難悉數罪不容誅若非
國有忠賢力扶社稷飛羽檄以申明逆順揚義旗以倡
率英豪則虐焰方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既倒誰為制
水之防惟人心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賊計無所施而

浸微浸滅士鼓登城之勇首克逆巢人懷敵愾之誠爭
擒元惡煙銷戰艦江湖無噴激之波烏避轅門霜露積
嚴凝之氣行且陳俘執訊奏凱班師國法正而逆類潛
消天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列郡荷救焚拯溺之仁喜
溢四方免居送行賁之苦聿弭非常之變實為不朽之
功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之全材講聖賢
之正學忠孝誓申於遠近精誠孚格於神明是以動惟
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祲難韜繼照之光整頓乾坤永

奠居尊之位芳垂汗竹績紀太常信奇偉而無前豈尋
常之敢望其身居農畝未忘廊廟之憂家在亂邦恒懼
牀膚之剝頃見兵戈之起已為遷避之圖幸遂底寧敢
忘大惠烹魚溉釜每懷願助之私賣劍持醪莫致趨迎
之喜敬馳尺楮少布寸忱伏惟高明照察不備

復撫州陳太守書

費 案

先此力疾奉啓論所以禦逆寧之禍者甚愧草畧辱不
鄙復賜教翰浣露莊誦英烈之氣逼人毛髮森竦恍然

如拜光範而領聲歎也感幸感幸此賊履霜之漸始於
護衛嘗從家兄論議間揣知其微揚言於朝固欲遏之
以犯其怒受其蝮螫之中延及先人泉下之骨百口幾
不可免以其宗室金枝不敢謀報茹血含冤以負幽冥
之靈為名教之罪者久矣今其自絕於天為祖宗君父
所必誅之賊則人得而討之也恨不快鷹鷂鳥雀之誅
必饒其屍噉其肉以除君父之憤而區區一家之讐有
不足言者幸變起之初執事倡義勸忠消除妖沴為東

方長城之障而敝郡賴以無虞不然前此帶兵來者仇家發塚之囚實從之而其餘孽又礪刃陰伺圖為合勢之應舉族何所逃乎喜聞吳三八已落進賢擒殄中而周伯齡者近又獲於金谿邏卒之手此蓋孫公奏擬大辟罪在不原望賜嚴禁候決使不致漏網以貽後悔則一家存沒之感容有紀極耶陽明公謀議既同義旅四集焚其巢而躡其後不日當俘獲罪人以致太平之盛威德所被又豈直一方而已哉某雖至愚素奉明教不

敢置身非禮以忝門下去冬獻書亦已畧陳蓋自母兄
崇出獄之後已誓不復到江東門矣托疾山居意誠為
此逆賊蓄毒數年深入骨髓萬一得志禍豈有涯執事
陶鑄之恩等諸怙恃幸為宣明前日之冤使心事得大
白於世此生不朽之感也人回謝復伏惟鑒亮幸甚

薦友人書

南昌太守鄭信卿甫自諸生時矯矯飭勵入官以來風
節尤表著縉紳士夫多知之不待言守南昌宸濠未反

時勢熾薰灼羣有司股慄噤不敢出氣信卿雅持剛正於所不法輒沮抑之一日笞其至親一人干法者并校尉數人濠遂毒死誣奏下臬司查問濠先走凶校數十人自府縛出椎楚橫加身幾無完膚乃下獄窘繫之月餘遂反縛以登舟信卿欲死不能欲脫不得乃伺其將敗甘言說守者同走我軍報有勲勩使此人而居外地則伍吉州劉進賢之功可立也使此人而死逆鋒則孫中丞許憲副之節可立也吾鄉士夫熟聞其事咸謂事

定當有褒擢不意為嫉賢者所深中幾落職賴聖天子
及內閣知其寃得在調列信卿里居不出以俟公論之
定者數年今乃一鳴於朝實非得已然其意在於白心
迹使天下曉然知而已官職在公論渠無所與也李
翰林潯陽之獄賴郭汾陽而免罪王右丞祿山之禍得
凝碧詩而復官信卿之事又非二公之比愚聞今考功
馬先生查核功罪明而嚴愛惜人才公而切信卿事在
掌行其得白必矣復何言輒思事或泛而不篤聞或畧

而不詳其實知之寧忍緘默然考功之庭素無某之迹
今輒自達似乎傷於徑矣先生在同年之雅肯為一達
實無嫌避惟高明諒之

上霍渭崖為橫峯請建縣治書

丁洪

林下生丁洪頓首再拜洪山林中人口不敢談時事利
害有切於家門輒敢以塵清聽所望明公主張以救此
一方民耳吾信弋陽地方曰橫峯其民初自浙之處州
流寓於此夫處民本黠獷也而橫峯山水麗惡居之氣

習驚悍又若有以使之然者故其民易以為亂而難制
不三四年必一變先年添設通判一員以制之人見其
無虞也曰判之力也不知適有天幸蓋數年年穀豐登
民頗樂業以故無虞也非盡判之能也今年五月大饑
斗米千錢頑民遂復乘機作亂毀拆人房屋搬掠人財
穀稍有怨言者則以火以刃勢如烈燄風至膽寒比之
往時為害尤迅官府莫敢制縮首觀變而已所幸者新
穀旋登變者隨定禍慘未極不然莫測其所止也其間

良民遇變之初懼而不敢出聲及其已定自知將來必
有大變必絕噍類欲率而去之又不忍頓棄鄉井乃結
心誓天告乞添設縣治以保生靈洪亦與為歷懇撫按
當道諸公諸公目擊其弊初亦奮然即欲舉行奈今事
息勢冷又若因循有待寢而弗行民頗缺望夫今擅其
逸後當其勞無跡可以追咎此官事之可以委也亦任
事者之常情也然有心為蒼生計者必為之曲突徙薪
矣知之寧復忍於愬然耶設通判以制橫峯固一說也

有其名無其實也蓋彼無銅章不得理刑名雖駐劄其地遇變掣肘亦木僵之人耳奚以制之此無益斯民利害也況十羊九牧差遣不常乎設縣不但朝夕鈐制擾而習之頑民不得輕動也其所管轄者錢糧刑名百務係於縣治四境之人往來而交易不息農工商賈各利其利造作役使不時僱役市之傭者亦可度日地狹人多皆無足慮也此實久安之圖也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書

羅洪先

按攢造京省黃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曰遵制也府縣編派別有實徵數目曰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假立推收冊無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必增減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年之原額也嘉靖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豐則減為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前行王君之誥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事例研除補湊止有七萬九百一十七

丁刊冊申繳永豐亦減而為四萬五千七百此編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撰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由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三十六年使司編派皇木又以原額十四萬丁起數而他縣皆從實徵日者詳查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仍載十四萬原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一也實徵有新有舊之不齊此欲清者一

也編派一也有用原額原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清者
二也府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此其欲
清者三也竊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至此極者要
之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弭筆者又欲肆譴
幻以存營窟耳自貽伊戚夫復何言茲者伏遇執事下
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均科派此正更生之
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照里起數逐里徵
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因坐派增加

慮里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也夫論里甲則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以丁糧科派而更冒原額為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似不可謂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惻者有三曰田則重曰驛路衝曰物產瘠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與南新共為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畝起科一斗六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派糧節畧

於田科則例項下獨遺吉水縣分不為開載致與七八
升輕則同算又坐原額虛丁不為豁除此其可憐惻者
一也吉水民性愚懦畏威守法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
縣刁猾唆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意雖云水夫
朴馬九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並無津貼多致
傾家再查十七年刊刻里甲定則於歲派坐派項下明
載吉水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為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
量減派今吉水既坐煩擾之害且與簡僻各縣歲派坐

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坐原額虛丁不為豁除此其
可憐惻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吉水俱當衝煩
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之陂塘圯
敗水旱無備終歲勤動猶不自聊典鬻償官無階控訴
而入坐原額虛丁不為豁除此其可憐惻者三也夫執
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雖遠於父母
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若存乎心目非必待其相聞
也使隱忍遏抑幽隱不達不亦辜父母之慈矣乎意激

辭直近於唐突亦恃有執事之慈不罪其躑躅跳號耳
其不任拳拳之至

復高憲臺請至白鹿洞書

夏尚朴

奉別已久無任懷想遠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
比來起處清勝為慰書中稱許過情且諭以撫按諸公
之意此必出於執事謬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昔
賢講道之所事之廢興關係斯文不小必得其人如朱
夫子及近時胡敬齋者主之乃能講明斯道以淑來學

顧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僕資質庸下志氣昏惰加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踐履之功自得之趣如來書所云方將謝絕素所往來溫理舊習默養吾誠庶求不負初志安敢強承諸公之命抗顏師席嘵嘵多言而欺人也哉此實不肖之心非執事莫能照察也撫按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遂所辭於未命之先免屢來使重取方命之罪尤見知愛之深矣力疾草草布此不罄所懷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事書

李萬實

久欽德聞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頴所能具述者
茲以地方警急荷戈城隅寒暄常敘未暇瀆陳近日閩
廣有名劇賊出犯吾省各巢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為
切近自一府言之南豐為尤急蓋廣昌新城為賊之所
必至而宜黃樂安為賊之所經由自三十六年以來連
遭殘破而今歲為尤甚若石油楓岡橋漂灣沙窩俱屯
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

者若非大加振舉則孤城決不可守南豐不守則長驅
四出建昌撫州恐貽明公將來之憂也為今之計惟有
責成守備增兵訓練定立條規假之賞罰若土兵足恃
則聲勢日彰賊少則可勦賊多則可敵決不至如近日
閉城坐視自保岌岌任其縱橫飽滿而去也生也利害
剝床朝不謀夕雖廓清埽蕩之莫不敢與聞而綢繆牖
戶之私不容自默茲輒不避煩瀆仰控明臺惟我公意
嚮所加則精采百倍長城之倚特在公一筆之下也今

之當事者應文逃責民隱漠然依準既行百事俱了生
居是邦敢盡言哉迫切饒舌惶悚待罪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劉應秋

近從里中父老竊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為
甚敢直披為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
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
戶空存者十常八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
將虛絕之戶指甲作乙滅東作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

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
為挨求是無軍而蒙有軍之累一軍而駕數家之害上
下於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遞數世之患千態萬
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
之世相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
則承沿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於該書而求
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
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著為絜令將見

在所衛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刊為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即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寧過信於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為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冊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即有

因緣為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
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
下無量之澤也因敝邑父母業采父老款款之愚行之
已有次第將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
邑推廣之即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於軍又推之即
匠戶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芻蕘極知愚狂伏惟寬照
而裁擇之幸甚

與督學查虞臯書二首

自文旆入敝省風教一新卽虔南僻壤士咸果於自奮
臺下作人之功裨益世道宏遠矣病廢之夫不能親炙
宮牆亦不敢以尺一瀆左右所謂山林之禮焉耳乃仰
止之思何頃不切肝臆也國史之評倚重臺下則以道
德文章主盟宇內片言所寄世以之華袞斧鉞者也嶺
北雖不乏才然非多才俗尚敦朴故郡邑乘率戒虛浮來
教二帖生以闇昧奚辨蒼素乃自兒時所惛仰者則如
首帖董公越立朝大節已見省志純乎無議何公廷仁

篤志聖學以知過改過為入道階梯鄉人至今服習其
教語及之無不曰何先生仰不愧俯不忤者也黃公弘
綱為姚江高足弟子學主戒懼而一循自然竟日淵嘿
如對君師跡其所至入於自然無欲之境矣又寧都丁
公積作宰新會六年簡於事上勤於惠下陳白沙先生
作丁侯祠記稱為洪武以來一人為詩稱許者不一而
足此確宜入良吏傳頃見江右名賢錄乃遺之豈以其
官卑耶脫白沙見此想亦為抱遺憾生所最心服者歟

府先此四公餘如省志所載恨生知之未真不敢強對
南安則如劉公永者生為諸生時見該府士人能道其
賢至如大庾侍郎劉公節博學宏詞有聲當代其人品
亦自不苟乃省志且不載則必修志時此公尚存故也
不肖生長是邦無能述其鄉之先達甚自愧然計贛
縣有謝鳳渚詔寧都有盧雲路達大庾有譚南華一名
皆篤於好修其所品嚮該郡邑人必有定衡竊意臺下
倘弘博採之風檄下有司再覈其詳必自無遺漏不確

之患矣雖然若董何黃丁劉五公粹美之行斷斷不媿
古人不媿青史者也餘即敝邑如袁公慶麟管公登等
某不敢望其下風者寧止十數人固自不敢輕入恐妨
採擇要以古人好修豈有期於身後之名在生輩今日
亦惟不失秉彝之良耳矣至於國史所不及則有省志
省志不及則有郡邑乘此亦世法勸善之誼詳畧之別
也諸惟台照不備

又詳教劄大都為國史言耳昨修江右名賢錄意大明

一統志所載前代之人當自無遺所取者當代人物耳
故敝邑止以何公廷仁黃公弘綱條上而宋時敝邑人
才頗多著名餘姑不論有王鴻者隱於需巖窮探理學
濂溪先生通判虔州與之往返甚密著有米困銘具見
廉靜之風一統志已載此反不錄各郡邑載前代之人
而此遺之明是後死者之責如再訂修名賢錄乞補載
其人此區區好德之懿所不能已也

答復真書院書

鄒德詠

復真一壇吾鄉理學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
易庵二先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
雖然非復人間儀表真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闡發
之及也則真之一字斷可識矣近時談學儘不乏人只
將真之一字對証如何大抵時學之弊有三矯飾於事
為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三
矜尚於氣槩鑽研於名理束縛於信果此三者似於良
知俱未覩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出良知一脈先輩

諸大賢何等服膺守之勿失若由此談學講論日煩伎
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弭甚毀佛罵祖以為功課恐後
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失而莫之底止矣昔孔子幸蘧羊
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庶羊存而禮不廢今日之會
何如哉要知人自有真貴在自復孩提知愛吾何以不
如孩提也稍長知敬吾何以不如稍長也乍見不忍吾
何以不如乍見時也呼蹴不受吾何以不如呼蹴之景
也違心之言如何使出諸口失心之行如何便措諸躬

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覲動念之初凜然帝鑒在茲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加即貧賤困窮吾亦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與天地同其廣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悠久豈不為聖門親受衣鉢為中興復真一大豪傑哉今人只是視聖人大高以為後之講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世之指摘道學廢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生以欺世罔人之罪而吾邑先輩之孳孳拮拮啓迪後進者皆痴呆等也今正為

世道不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繩孟氏正人心一段苦心耳蓋人心一正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汙人心一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真之一字故舍復真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為同志商榷後之學者其於復真之義尋繹玩味庶有得乎率表請教不脩

國朝

與吉水王明府書

李振裕

人物藝文全志眉目也人物近見部頒格式止通列而不分門以便後來續入此法甚善即敝邑舊志亦然但前賢德業有全體一節之不同愚意以編年中擇其全體純備者或書官或書諡用特筆冠之於首則傳宜詳至於一行之善一事之美或倣班馬合傳之體連類以及之如年代前後不侔者亦不妨各為立傳而以數語該之則傳宜畧至載籍所傳烈女則僅載節烈列女則並及賢媛存者不多焉藝文各體須備然當取其切於

地方政教風俗者錄之至于山川形勝紀事題名只擇其文筆最佳者若贈答懷人諸作槩宜刪去二事定而志之大端得矣頃接簪山舍親書謂江省理學海內所推通志宜增語錄一則誠為至當特以聞之左右文信國之為吉水人著在荆川左編與卓吾藏書確然可信前志不書最為缺畧亟宜增入以符定論夫合一統而成書載之通志者不容濫就一邑以成書載之專志者不容疎執事銳意修復所宜參考史書及正續通考方

有確據若僅就郡邑志乘恐未足副三不朽之盛心也
常言無當惟知己或不以迂遠見哂

上宋撫軍書

萬任

恭惟執事一代偉人兩間正氣承淵源之家學擅風雅
之名宗節鉞來臨撫茲江國凡所以潔已率屬造士養
民極其心與力之所至無隱弗燭無遠弗周蓋四方莫
不仰真清而百姓固已蒙厚福自開府江右未有岳立
雲垂如我公之德澤及於生民歌思當在奕世者也乃

尤以崇起教化扶正人心為制治之本蒐閱郡乘慨念
舊額祠記有裨風化者悉經兵燬未能徧復檄所屬詳加
確議創為理學忠節名賢兩祠置主合祀人為傳贊并
勒修復始末曰豫章祀紀其於羽翼道統扶植人紀襄
政教而風千秋真不朽之盛事如公所序言者矣而任
讀公所賜祀紀竊有不能無疑者所有大節祠原祀黃
練諸公十五人事核於百年之久詔舉於萬厯之初祠
非私建名無冒附今忠節祠置主黃練而外止列胡公

閻周公是修曾公鳳韶鄒公瑾魏公冕王公良顏公瓌
王公省存十去五而彭公與明劉公端王公高蔡公運
顏公有為不與焉則何耶將謂此五公死有可議祀所
宜革耶則彭公與明與黃練胡公並被逮不屈死者死
固彰彰也劉公端王公高並以爭孝孺獄坐黨死者其
殉孝孺要以殉建文也蔡公運則守賓州城死者守為
建文守死為建文死可知也顏公有為則顏公瓌子同
父自盡於沛縣者死孝仍死忠也死皆光明正大而非

有勉強輟轉之私事見革除志中詳司馬萬公恭碑記
無可議也舊惟范志大節祠小註偶遺王公省名未共
載數耳厥後盧志暨陳公弘緒續修志皆載十五人即
伏讀公移亦稱十五人中間有云凡已在祀典者前人
必有定論而增損於其間則其事鉅其闕匪輕今所增
入主既加確議以示無私而損此五公意必有說以處
此雖起九原足服死者之心而傳諸久遠不啓後人之
惑然後可使無端而遺之耶則論古考詳者將有忽畧

里漏之訾其何以昭慎重使有為而黜之耶不顯正其
當黜之故而議者無駁詞記者有廢主則即事原情者
疑有愛憎取舍之僻其何以見折衷任向閱通志吉安
人物未載彭公與明顏公有為名而載顏公瓌小註云
遣次子有為歸不載從父死為曲筆失實劉王兩公雖
志載矣而惜其未祀于鄉賢為缺典蔡公運本南安府
屬之南康縣人志載官爵死事與原祠記諸公皆以縣
名不以府名相符為可信而南康府人物有同名蔡運

者通志仍謬註祀大節祠為可笑其陳公澔反不特書附註父大猷下為不合今陳公得增入理學祠幸而已乃原祀二十四先生止一胡公直號廬山者無敬方胡公直也今以同名而得並祀之忠節若蔡公又有同名者而併逸之將諸公於此亦有幸不幸耶舊邀俎豆於十世一旦而奪其蘋蘩其何以妥先靈且使來者將曰盡節如某公垂祀如某公祠更中毀幸際光復而姓氏刪沒如此無子孫之仁孝者以陳請之無士大夫之賢

明者以訟言之修行砥名究歸泯滅曷益哉其何以鼓
後進始任肅拜祠下指數五公無主位謂必有言於執
事者不致以興廢舉墜之大典彰往勸來之盛心而輕
予人以咎嗟嘆惜之妄議今覩祀紀成帙而未有聞也
遺之則遂遺之矣黜之則竟黜之矣故不避狂瞽干冒
鈞嚴應否補削伏惟執事裁察而明教之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